大明紀
穆宗莊皇帝
神宗顯皇帝

續史略

四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三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穆宗莊皇帝諱載垕初封裕王原註母杜氏即位追尊爲皇太后○

丁卯

隆慶元年罷睿宗配享明堂從禮部尚書高儀之言也

○以張居正爲東閣太學士居正與吏部侍郎陳以勤同入閣皆裕邸舊講官也上初即位已希御朝講政事無所裁決近侍多

以內降得恩澤以勤請攬權勵精語頗切上心動
欲有所舉措卒為內侍所阻而止○是歲我 明
宗薨賜諡恭憲冊 恭僖王子德興君之子為王
是為我 宣祖

戊辰

○二年徐階罷階多持諍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
側目會給事中張齊受鹽商金請革餘鹽為階所格
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
齊受贓事覺亦論戍初御史齊康承高拱旨劾階
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舉畏威
保位誠亦有之然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

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大矣識者以爲公
論世宗末年言路益塞及階用事科道官多起廢
籍言事爭爲過激給事中王治至言陛下燕閒舉
動有非諒闇所宜者上漸不能堪而賴堦調護皆
得無事賊給事中石星已得罪幾死星疏言陛下
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一二內臣
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又曰言涉聖
躬則留中不下事干內宦則稽遲不行豈左右內
臣不違聖聰耶又曰諫或過直則曰此人欺陛下
言或過激則曰此人慢陛下願深察其奸保全善

類上大怒杖之六十斥爲民中官滕祥方以造作奇巧得幸適監星杖星面數之由是得杖尤重絶而復甦其妻鄭氏誤聞其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之及階去言事獲重譴者益相望上頗耽聲色皇后陳氏以微諫忤旨出別宮寢疾瀕危御史詹仰庇抗疏言皇后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未幾又以劾内官廷杖除名給事中駱問禮亦嘗諫皇后移宮至是疏救仰庇又陳十事請令侍從官常居左右非燕晦不入宮闈傳旨受奏皆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爲宦寺所惡

坐謫官尚寶丞鄭履淳疏言陛下御極三祼曾名
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乎高亢睽孤
乾坤否隔內批徑出權在私門閹寺潛爲厲階善
類漸以短氣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願
移美色奇珍之玩以保瘡痍而和庶政上大怒杖
之百下獄除名履淳刑部尚書曉之子也給事中
陳吾德御史李已劾中官崔敏市珍寶皆得罪而
內豎李芳諫上爲長夜飲亦下獄於是滕祥及孟
冲陳洪等益橫用事所縻帑麖不貲內閣大臣殷
士儋等有因之以進者矣上頗多內寵給事中蔡

汝賢御史龔應皆請澄心節慾進御有常以延壽命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己巳

○三年命廠衛刺部院事【原註】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察百官也制馭百官天子之權參劾諸司責在臺諫今委廠衛必托番校此輩貪殘不可不慎報聞

上命廠衛刺訪御史劉思賢言旣曰暗訪則跡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足搖手之禍將在今日矣未幾事亦寢

○名高拱復入閣先是與徐堦有隙罷去至是盡反堦所爲且言襃顯議禮諸臣陛下入廟何以對越二聖上深然之

初方士王金進鑄于世宗詭稱仙方皆金石燥烈上餌之遂稍稍火發不能愈而崩徐階議正其罪下金獄拱旣反階政乃言先帝壽考令終今云爲王金所害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金遂得免拱練習政體自負經濟才其建白亦多可觀賦性剛直自遂頗恃恩怨及再入專與階修郤嗾郡邑有司齮齕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時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先在閣以勤性和平無所比居正陽爲拱下而貞吉頗剛負氣竟爲拱所逐去方拱與貞吉相軋以勤度不能解先已引疾去而春芳坐

爲徐階解亦見逐殷士儋繼入閣又與拱相失嘗
於公坐勃然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
今又將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未幾
亦見逐及拱爲居正所逐出都門嘆曰南充哲人
也南充以勤所居邑也方拱以閣臣掌吏部權勢
烜爀門生居言路者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以承
風旨御史汪文輝言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無釁
嫌一二言官見其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
而攻其所忌勢無常勝情亦隨變叛服之態變于
終朝賢佞之評變于月朝論人不先大節而乃以

陰私之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詆此皆希旨之人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中傷善類也又言大臣任已專斷忠直貞諒之士遠而諂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即有闕失孰從聞之拱怒出之于外其後尚寶卿劉奮庸上疏請保聖躬慎儉德用忠直語頗切直有曰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朝夕之娛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眾慾之攻其末有承望風旨迎合權要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等語附拱者交攻之亦謫官賊奮庸疏又請時出獨斷使臣下莫能測其機識者非之

無已時也先君之所罪者非其罪也而終其身不敢赦是使蔽賢棄士之罪蓋于先君而終無以自解也雖然可改者改之而已不必暴揚之於天下也可赦者赦之可用者亦用之而已不必表顯其前日之言以彰先君之過而歸其美于已也善乎公羊子之言也曰先君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又善乎歐育之議也曰事不當時因爭惟從諛承旨晏駕之後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未形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嗚呼有忠臣孝子之心者於此焉宜亦有所不忍矣

辛未

○五年封俺答爲順義王目初俺答孫把漢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還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故封之

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俺答日益橫與土蠻小王子迭入寇邊無虛歲或一歲七八入東西數千里蹂躪殆遍二十年之中京師戒嚴者三總兵大將黑春等戰死者近十人參將指揮以下死者不可勝數遼東指揮王相裹瘡力戰與麾下三百人皆死大同參將崔世榮父子三人皆戰死及譚綸戚繼光在薊州總兵李成樑在遼東兵部侍郎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虜知有備犯邊者始稍戢會俺

答孫把漢那吉娶妻號三娘子俺答見其美而奪之把漢那吉恚乃詣崇古降崇古曰此奇貨也因請於朝授指揮使厚待之以與俺答爲市曰趙全等朝至把漢夕返全中國人亡入虜中者也俺答之寇邊大抵皆其謀至是并其黨十三人縛之以獻因請封貢乃歸把漢而封俺答爲王會俺答亦老厭兵於是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年惟土蠻顛八寇遼薊皆爲繼光成樑所敗亦不敢大肆俺答子黃台吉孫撦力克相繼封順義王皆謹守成約至萬曆十九年以後其別部卜失兔火落

赤及所謂東部西部奮部海部松部延綏部者紛
紛復為邊患而宣大則迄明亡不復有寇崇古之
功也方崇古獻議異論紛賊其欲納把漢也引郭
欒師張敷事其請許封貢也比之仇鸞馬市崇古
言俺答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緣議
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
答東行京師張皇無措至倡塞門乘城之計今見
其納欵求貢乃責以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
罪豈惟臣等不能保竊恐俺答亦不能保其身後
也設使虜背盟於數年之後吾以數年畜養之力

從事戰守亦豈不愈於今日之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耶高拱張居正力主之乃得如崇古計及開市犒賞崇古身詣塞外宣諭威德諸部皆羅拜無敢譁者崇古字學甫山西蒲州人也後至兵部尚書謚襄毅把漢之初降也俺答猶用趙全謀寇邊全嘗授書巡撫僉都御史方逢時有悔禍思漢語逢時以遺之俺答大驚始有縛全意逢時又以把漢箭遺俺答子辛愛却其兵而御史讓劾逢時通寇高拱曰邊臣臨機設策宜且觀後效耳未幾俺答果縛全納欵辛愛者即黄台吉也當俺答方強時

文臣惟薊遼總督楊博武臣惟宣府總兵馬芳數摧敵有功虜以十萬騎入塞芳迎之馬蓮堡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朝芳臥至朝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其所爲芳忽蹶然起曰彼軍多反顧且走矣追擊大破之芳起行伍大小百十戰以少擊衆未嘗不大捷威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冠芳蔚州人也

謹按肅皇帝以威斷自任而戎狄之患數十年不少息莊皇帝端拱深宮顯皇帝以冲年負扆而驕虜款塞疆埸晏然其故何也嘉靖之世嚴嵩爲政邊陲之事專以賄

成以貪黷之將驅凋弊之士而欲無爲虜資難矣
隆慶萬曆之際高拱張居正在內而文墨議論之
士不得以空言奪實用此王崇古譚綸戚繼光李
成梁之徒所以能展布其四體也嗚呼爲人主者
可不愼於擇相歟

壬申

○六年五月上崩太子立是爲神宗皇帝
壽三十六九月葬昭陵**史臣**曰穆宗在位六載端
拱寡營躬行儉約尙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
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
相軋門戶漸開而不能振肅乾綱蓋亦寬恕有餘

而剛明不足者歟【臣按】史臣稱穆宗寬恕有餘然
六載之間以諫諍獲罪竄死者相望烏在其爲寬
恕也及攷諸疏所言皆以論及宦寺故耳不然則
雖指陳宮闈褻切上躬觸忌諱至不可聞者亦未
嘗遽加怒也嗚呼其亦可謂寬恕歟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三終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四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神宗顯皇帝 諱翊鈞 【原註】母李貴妃 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貴妃爲慈聖皇太后舊制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太監馮保欲媚帝諷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由是內任保而大柄悉委居正 【補】尊太后在罷高拱後今在上者因上註文終言之也

李太后教上頗嚴上或不讀書卽召使長跪有過

即名數之涕泣請改而後已又傳語居正使上疏切諫居正請太后日視上起居乃徙居乾清宮每朝日五更太后至上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扶帝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萬曆初政居正得展布其志太后之力居多上事兩宮孝敬皆無間自爲太子時日謁陳太后后病居別宮聞上履舄聲輒喜爲強起兩宮由是益和

○中極殿〔原註〕華蓋殿改名○〔按〕嘉靖四十一年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改名曰皇極中極建極即今之太和中和保和殿也太學士高拱初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穆宗崩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原註〕上即位保升立御座傍舉

[illegible]大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恣疏請詘司禮權言
官又合疏攻保拱從中擬旨逐之而使人報居正居
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宣
詔數拱罪罷之
初居正與趙貞吉並相有隙乃與司禮中官李芳
謀名拱拱既連逐四相獨與居正相得甚居正本
徐階所引也見拱修階郤從容爲拱言其已甚拱
疑居正納階賄居正色變指天誓甚苦自是始稍
離穆宗疾革居正密處分十餘事具草授保爲拱
所覺拱面責居正曰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

內竪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拱痛哭
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因變其語以告太后
曰拱言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上與太后皆色變
及保掌司禮給事中陸樹德言此先帝意耶何不
傳示於數日前而乃在彌留之後果陛下意則哀
痛方深何暇念中官都給事中雒遵又言保敢立
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耶抑拜中官耶於是
六科十三道交章攻其奸皆格不下而拱逐矣時
高儀在閣甫數月未幾病卒呂調陽張四維相繼
入輔而權在居正皆不敢有所持諍四維尤恂恂

若屬吏矣方言官之劾保也吏部侍郎魏學曾遺居正書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及拱被逐學曾又大言曰上始踐阼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耶乃要諸大臣詣居正第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稱疾不見而學曾尋被劾去

癸酉

○萬曆元年男子王大臣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獲下東廠馮保欲陷高拱乃飲食大臣納刀袖中使言拱與太監陳洪謀逆遂發緹騎械高氏奴圍拱第張居正亦請詰舉朝洶洶揚博葛守禮詣居正力解緩

獄傳使怵大臣立賓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
別茫然莫辨上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大
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拷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
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卽論斬
拱得白

初保嘗掌司禮監拱薦陳洪以抑保故保深怨之
欲并陷兩人賴傳守禮力解方會審忽大風霧對
面不見人衆皆駭懼遂得已當徐階及拱居正更
用事相軋守禮正色獨立常周旋其間人以爲難
拱將以危禍中階傳獨力爲階解至是又為拱救

然爭辨居正憤然曰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徐曰
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居正意亦稍解博字
惟約山西蒲州人也拱既去堦乃得安年八十一
而卒謚文貞堦字子升南直華亭人也未幾拱亦
卒久之謚文襄拱河南新鄭人也前吏部侍郎陸
樹聲階之里人而拱之同年生也當兩人柄國時
屢徵不起天下高其風節居正當國首名拜禮部
尚書既至執後進禮謁之樹聲相對穆然而已一
日以公事詣閣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
正席向歲餘乞休去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

相平泉矣平泉樹聲號也樹聲聞之笑曰一史官
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及歸士大夫傾城追
送皆謝不見而去樹聲字與吉通籍六十餘年立
朝不一紀又多在南都一時稱恬退者莫先也年
九十七而卒謚文定樹德亦清嚴數直諫後至僉
都御史○王世貞曰廷和之始徵以易進嫌而居
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嘉靖之初收
渙為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堦赤舄几几羔羊素
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唯其少用權術收柔
物情識者不无遺憾焉雖然若廷和堦者俱救時

相也拱闕復強忮幸其早敗雖有少才烏足道哉

○五年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原註居正遭喪李幼孜首倡奪情馮保亦固留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編修吳中行等交章[illegible]學首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求解於居正不得侍講于慎行等疏救不納救再言者誅無敢錫爵慎行田一儁沈懋學皆移疾歸

居正既當國慨然以天下為已任信賞罰一號令立考成法以督諸司吏無所匿其奸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又能以知數御下人樂為用委任李成樑戚繼光及儒將殷正茂凌雲翼張佳胤等使各展布其能所向有功邊境晏如然持一切法繩羣僚甚嚴抑言官尤甚又時用私喜怒為予奪給

事中余懋學嘗言上方以旱下罪己詔而居正追白燕白蓮頌非大臣誼尋又陳崇惇大戒紛更之說居正方務綜覈以爲諷己斥爲民禮部尚書萬士和言直臣不當斥馮保爲方士求官又力持不可亦被劾去御史傅應禎亦以救懋學下詔獄謫戍其它以少許獲罪者不可勝紀御史劉臺上疏極言居正擅作威福脅制言官輔政未幾富甲全楚且曰居正知張四維不堪任而用之其自以親老朝暮不測預爲起復地乎居正大憤伏帝前泣不肯起上爲降御坐手掖之下臺詔獄廷杖遠戍

正陽具疏救之而陰令撫按廉其不法事劾之竟死戍所至是居正父死居正不歸覲已十九年矣及聞計亦不肯奔喪於是朝臣請留者相繼中行首上疏爭之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居正謀于保皆杖之進士鄒元標懷疏入朝見中行等杖畢取疏授中官徐去亦受廷杖俱禁錮五人直聲震天下中行疏曰居正父子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朝長棄數千里外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豈情也哉郎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也居正

於中行產主也既拜疏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眙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時御史曾士楚倡留居正後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道二公遂引疾去中行松江人用賢蘇州人也錫爵獨造居正力解之居正急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大昏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淶言居正變服從吉于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大婚畢居正始乞歸葬猶吻他閣臣勿專決有大事馳驛之江陵聽居正處分居正所過撫按大吏皆越界

逵身為前驅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會參
被劾戶部員外郎王用汲言逢君之惡其罪大今
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亦削籍九卿合疏請促
居正還錫爵獨不署名遂乞歸時南京大臣亦議
留居正刑部尚書趙錦工部尚書費三賜以為不
可乃止錦尋被劾去
居正知天下不與己思以權劫之曰考察百官[原注 侍講]
張位趙志皋修撰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御史朱鴻謨斥為民
志皋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位孔教鴻謨皆救
中行等者也初南京科道皆上疏請留居正右僉

部御史張岳居正所擢也獨請令居正奔喪居正
之為劉臺所劾也吏部侍郎何維栢倡九卿留之
及將奪情詔吏部諭留維栢謂張瀚曰天經地義
何可廢也瀚乃不奉詔至是俱免去居正薦馬自
強申時行入閣自強頗有人望亦嘗救中行等與
居正相失及被薦頗德居正未幾卒

己卯
○七年上漸侈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張居正
請罷節浮費上嘉納
居正嘗奏言陛下節一衣民有數十人得其煖者
輕一衣民有數十人受其寒者又請停蘇松織造

武英殿工作及裁外戚還官恩數上皆屈意從之上少有過李太后每切責之曰使張先生聞奈何小宦者導上遊戲太后使馮保杖而逐之居正因上疏切諫請悉逐其黨且勸上戒遊宴勤講學節賞賚卻珍玩上迫於太后皆可之而心頗銜居正矣居正自以知遇深於宮禁事亦敢言不避然居正實依保為內援所請逐多保所不悅者及選內豎三千五百人居正亦不能止也

○十年免天下逋賦

嘉靖初令天下官吏遷秩者必覈任內租稅徵解

數足然後許給由交代今所謂解由也然逋賦益多張居正秉政以其弊專在江南貴豪有勢家及奸猾吏民選大吏精悍者嚴加督責公儲頗充足又用開方法量天下田畝三年而畢比弘治時增三百萬頃豪悍者不得欺隱小民無田而徵糧者皆得免然有司承居正意爭求溢額亦不能無掊克至是乃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不肯有司因而漁獵與其頑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遂盡免萬曆以前逋賦凡二百餘萬當是時國最完富太倉粟支十年又推行一條鞭法

於天下減均徭加派為銀凡一百三十萬有奇一條鞭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皆徵為一條計畝徵銀折辦于官而民不知諸役名目之繁胥史里長亦無所容其侵漁蓋如今大同法者副都御史龐尚鵬按浙江所剏也

○加張居正太師尋卒居正尊主權覈名實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持法嚴勇於自任人多怨之居正病四月漸不能省事然有大政尚不令宅閣臣叅之也百官皆齋醮祈禱惟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戶部僚代署憲成名憲成削黜

徃手削之居正嘗著論以為後世人君惟秦始皇與我高皇帝得聖人之威秦之亾由胡亥稺蒙假令扶蘇繼立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亦必亂亾懿文仁柔建文踵宋陋習非成祖起而振之亦必亾國及為相秉政所行一如其論晚益偏恣威權震主明世文臣未有生加三公者居正至為太師其蒼頭游七登仕籍與勛戚文武臣徃來通姻好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為奸者疾革薦潘晟余有丁入閣晟馮保所從受書也及居正卒晟即被劾去居正謚文忠 **謹按** 高拱張居正

皆一時之奇才也觀其振肅綱紀綜理庶務戎狄
賓服豪猾屏息其效之及於國家亦不可誣也然
或危其身或破其家而俱不能保其令名者何也
諸葛武侯之輔漢也教于廷曰諸有忠慮於國者
惟勤攻吾闕失則功可翹足而待夫操天下之大
柄而以攻己為忤異己為嫌則雖武侯不能以有
濟而況於其下乎或曰武侯之所求特規諫於我
者耳若致之於人主之前則是小人之黨欲間君
子者耳又安可自托於休休之量而不思為國事
計耶曰王陶之以詆韓魏公得罪也司馬溫公救

之有作威作福之語夫作威作福人臣之極罪也溫公加之而不憚魏公受之而不怒二公者果孰爲小人之黨耶且受之而不怒則同歸於君子怒之而不釋則遂成朋黨之勢又果孰爲國事計者耶我 國朝鄭文翼公爲元輔有入告于朝者曰鄙夫據首相之位或爲公怒公笑曰彼知吾能容故敢爾嗚呼後世之爲相者其欲爲高拱張居正歟抑將爲韓忠獻鄭文翼歟斯亦可以自擇矣

○馮保自上初卽位日視起居少有扞格卽聞太后詰責隨下上積怒宦者張鯨等密陳保過惡及與張

居正交結狀上遂命安置南京籍其家不是彈擊居
正者紛起明年追奪居正官誥
上深憚保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
伴來矣至是猶曰若大伴上殿來奈何鯨曰既有
吉安敢復來乃罪之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稱
是得廷臣饋遺錄獨無刑部尚書嚴清名上深重
之以爲吏部尚書清以廉儉爲百僚師竿牘幾絕
未幾以病免初隆慶中清巡撫四川爲御史所彈
趙貞吉言蜀人倚清如父母夫任事之臣欲爲國
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今海瑞既去清若復罷自

今任事者唯全軀保位爲得計耳清竟罷去清卒諡恭肅○是歲女眞滿洲酋盧兒哈赤起兵攻圖倫城執尼堪外蘭殺之滿洲之興始此

甲申

○十二年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原註惟不釋齊黃戚屬光宗初俱放還從御史屠叔明之言也得釋者凡三千餘人

○籍張居正家盡奪其官謫戍子弟原註以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搆陷遼王而王妃亦上疏訟冤也

初張四維以附居正及馮保得輔政及居正卒四維爲首輔稍反居正所爲又與保爲異同保怒曰

彌由誰得今日而乃如此耶四維懼復賂保以求解旣而詗知保寵衰乃令其門生御史李植等劾保罪以及居正至是遣中官及刑部侍郎邱橓籍居正家盡括其親族所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次子嗣修戍極邊方籍産時守令先期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初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其科館選其後兩榜三子皆相繼登第嗣修居第二懋修擢第一皆居正執命時也至是俱貶中時行等請少緩搜括刑部尚書潘季馴言居正母年逾八旬乃詔

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言者猶攻居正不已榜其罪狀示天下及崇禎時始有言居正肩怨任怨功在社稷人多追思者乃錄其後時忤居正得罪者皆名用而居正所薦引斥逐殆盡季馴以治河有功民賴其效戎政尚書張佳胤定浙江兵亂以智略見推戚繼光在薊鎮十六年虜不敢近塞皆以為居正所用故先後被論去繼光字元敬山東登州人也繼光為將專以節制為先所將兵無不精鍊其坐作號令隊伍器械皆為天下法於是戚家軍名聞天下而其所著紀効新書鍊兵實

紀至今治兵者皆遵用之繼光用浙兵屢破倭寇及鎮薊門以邊卒未知紀律募浙兵三千陳郊外天方大雨自朝至日昃皆植立如木偶人邊軍大駭自是始知有軍令矣後謚武毅𢷬嘗為居正所抑者也初為給事中語侵嚴嵩且劾其黨有直聲為左副都御史上疏極言貪墨徇私之敝有曰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上稱善𢷬之罷給事歸也惟弊衣一篋圖書一束及以都御史徵乗一柴車就道人服其清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争礪鋒鋭搏擊當路𡘜可

立等苟寵相結引吳中行章爲重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啓愚〔原註〕謂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中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李植江東之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太學士許國不勝憤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顚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按〕此指吳中行趙用賢等也竊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東之以御史首發馮保奸而植繼之遂與可立皆爲上所眷會張四維丁憂去時行爲首輔時行素

爲居正所知性且寛厚不欲爲已甚遂與言者相
牴牾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戶部尚書王
遴禮部侍郎沈鯉吏部侍郎陸光祖刑部侍郎舒
化大理卿溫純皆正人也亦以右時行國巍爲言
者所攻未幾植等三人皆以劾時行左遷而呉中
行趙用賢亦先後罷貶朋黨之論自此始遂迄於
明亾云中行字子道南直武進人也後至翰林侍
講學生用賢字子師南直常熟人也後至吏部侍
郎謚文毅江東之李植之劾馮保雖在於主
意已移之後猶不害其爲正論也至丁此呂劾高

啓愚而以揚厓命題之語文致以爲逆案此君子之所決不肯爲也君子之於人也其心非而其跡是也則取其跡而不究其心其跡非而其心是也則原其心而不責其跡況抉剔於文字之間而加人以大罪耶夫君子之與小人爭也雖君子百敗小人百勝而君子之道常伸於萬世之後者以其用心之至公而已使君子矜己以求勝深文以驅人是亦小人而已矣雖百勝亦不足貴況又未必勝乎嗟乎丁此呂輩不足道也以吳中行趙用賢之賢而尚不能悟惜哉雖然如吳趙者皆古之[illegible]

直為國家者所宜愛惜而扶植也今乃以一不合之故被之以罔上行私之目俾不得安于其位是其失豈不尤甚哉夫呉趙與王錫爵許國皆一時良大夫也一不能自克其偏而其禍遂流於國家嗚呼豈天之欲廢明室也歟○時士大夫嘗忤居正者爭求其罪不已惟趙錦嘗為居正所排罷官及將籍居正錦言居正雖擅權非有異志且其功有不容泯者乞賜哀矜不納錦字元樸浙江餘姚人也鄒元標以居正故謫貴州六年巡按御史承居正指欲害之行未至數十里一夕暴疾死元標

得免後爲都御史乃稱居正有功遂復居正官時天啓初也王遴陸光祖亦皆嘗忤居正者也楊繼盛下獄遴爲資其粥饘且以女許字其子下詔獄幾死及繼盛死復收葬之遴與居正同年也居正秉政遴移疾歸居正歿始起後又以忤申時行去謚恭肅方時行等與言路相齮南京尚寶卿徐懋學上疏言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而二三大僚稍聞規正輒奮袂而起以惡聲相加今大臣交攻言官相許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

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懋學疏亦右
李植等太過然其論好勝之弊必成黨比後果如
其言

○以王錫爵爲文淵閣太學士
王家屏亦以吏部侍郎入閣時錫爵以忤張居正
去已六年矣李植江東之等力推之及錫爵至乃
疏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接其會而輒自
附於趙用賢等之攖鱗折檻且謂舍建言別無人
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如許國
楊巍舒化皆嘗舉以爲正人者而一言相左日謀

剸刃此皆不平之大者也於是植等皆得罪左遷

○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文廟申時行等言孝悌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居仁並宜崇祀從之【原注】終明世從祀文廟者惟薛瑄與守仁等三人而已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居仁字叔心浙江餘干人皆吳與弼門人也獻章之學以靜為主與守仁皆號為近禪而居仁獨一宗朱子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而居之以敬遂自號曰敬齋鶉衣簞食終其身晏如也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所著有居業錄行于世人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

正者居仁一人而已獻章號白沙事母至孝雖在
仕所母有念獻章輒心動卽歸成化中以薦授翰
林檢討辭歸追謚文恭居仁以布衣卒于弘治中
追謚文敬居仁門人惟吏部侍郎余祐知名其在
職屢忤中官得譴嘗爲福州知府鎮守中官憚之
曰不去余祐不得鎮守獻章門人賀欽陳茂烈湛
若水皆有盛名欽字克恭遼東義州衛人也爲給
事中聞獻章議論卽日解官執弟子禮正德中義
州民作亂相戒曰無驚賀黃門欽聞之身往諭禍
福亂遂定茂烈嘗一爲監察御史以母老歸養終

身不復仕治畦汲水躬自操作嘗曰廷臣奏命給
月者茂烈跡辭言古人有行傭負米以養親者臣
雖貧未至於是也臣母鞠臣艱苦臣欲自盡心力
不顧上煩官帑林俊嘗曰與時周詵倆俱去時
周茂烈字也若水嘉靖中南京吏部尚書也與守
仁講論大旨相近而微有不同一時學者稱湛王
自居仁後篤守朱子之學者又有南京國子祭酒
蔡清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也謚文莊至清時從
祀文廟方守仁之從祀也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
上疏爭之且請黜陸九淵而躋衣若及周程張朱

五子於十哲之列祀清及羅欽順章懋呂柟魏校
等於鄉被黜左遷去校私淑居仁者也仕至太常
卿謚恭簡唐順之王敬臣皆其門人也敬臣性至
孝父老且疾夜和衣臥榻下微聞謦咳聲即起其
學以慎獨為本而又以閨門衽席之間為慎獨之
本年八十五不仕而卒○十六年頒大明會典于
朝鮮初高麗末有逃入中國者誣我國系出奸臣
李仁任又誣我 康獻王三弑麗主太祖信之載
諸祖訓遂列於會典及 恭僖王時始得會典遂
連遣使辨誣請改會典許之至是始重修會典成

遂付諸貢使以歸先是貢使金繼輝請賜會典屢
上書禮部其文懇到典則中國人爭傳之其後選
明文者多取焉高敬命崔岦之作也

庚寅

○十八年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
上失上震怒將加嚴譴申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
仁自引去于仁頼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
自張居正卒後上漸怠于政郊廟祀享皆不親禮
部主事盧洪春言陛下以頭眩體虗不躬時享春
秋鼎盛豈宜有此症哉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
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

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
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
德之累則均焉而已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人莫
知天子起居豈有穿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
是愛敬之心薄也上大怒廷杖斥為民給事中王
三餘御史范儁潘士藻南京御史孟一脈刑部員
外郎李懋檜等相繼以言得罪給事中李沂劾太
監張鯨謂上納鯨金寶故不忍罪上震怒謂沂為
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獄杖斥之至是于仁言陛
下八珍在御觴酌是眈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

病在嗜酒也溺鄭妃靡言不聽儲位久虛此其病
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
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
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挾中
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
法輩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上色
時行等手其疏授之自辨甚悉時行等力解之不
得乃曰此疏不可下恐外人信以為眞于仁乃得
免應麟如法皆以請建儲得罪者也一脈嘗以救
鄒元標等忤張居正得罪及復用疏陳五事其一

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器用日新月異錫賚犒賜耗費鉅萬於是民間習為麗侈不知紀極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東南財賦之區民力竭於淫巧非陛下有以倡之乎又言一時徵宮女九十七人輦下甚擾忤旨謫官上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刑部主事董基以諫斥兵部尚書張學顏給事中王致祥又繼之時行謂司禮中官曰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朝緩急外廷不得聞此公等憂也中官懼言於帝乃罷

操自于仁後言者罕被譴責至二十三年上曰徵
章以不糾劾為罪盡貶斥兩京科道御史馬經綸
言陛下不郊天不享祖輟朝不御停講不舉去邪
不決任賢不篤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議
怨蓄蘊言官皆箝口不言此大罪也奈何責之不
於此而於彼也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
一也陛下罪言官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ㄅ一上
天震怒以陛下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
不知陛下能抗天命否乎上斥之為民疏救者皆
得罪

○罷日講

自是終上世不復御經筵

○以宋纁爲吏部尚書纁前爲户部石星代之語纁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上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爾上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置而勿問則如痿痹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絶請託奬廉抑貪無所關白於政府

纁字伯敬河南商邱人也謚莊敬自嚴嘗專政吏

部宰稟命为閣至張居正時亦然纁始毅然自行其志陸光祖孫鑨陳有年孫丕揚相繼秉銓皆人望也丕揚尤挺勁不撓然患中貴請謁乃創為掣籤法使選人自掣其竇請寄無所容一時盛稱其無私而銓法自是大變矣光祖字與繩南直平湖人也嘉靖末嚴訥為吏部尚書光祖為郎中議無不行訥嘗曰吾秉銓二年舉無失人賴所任選郎賢故也及光祖秉銓益痛絕請託曰我不忍負嚴公光祖與張居正同年相善及居正用事以忤居正去官居正敗起吏部侍郎遂引用居正所擯者

及李植等力攻居正光祖乃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又被劾引疾去光祖之為選郎也丕揚以專擅劾罷之及再起長銓部力推轂丕揚以救楊巍故與趙用賢等左後亦數稱薦之人服其公自丕揚後蔡國珍楊時喬皆以清操見稱李戴趙煥鄭繼之亦素有清望戴煥皆數直諫而以與東林相失頗受訾議大抵終萬曆之世秉銓者皆號為得人然是時士大夫方以朋黨相攻擊閣臣言官皆有所左右而上又一切不問一經考察彈舉紛然率無能一日安其位者矣光祖謚莊簡鑨謚清簡有

辛卯

年諡恭介

○十九年王錫爵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罷閣臣又疏請建儲首列申時行名上怒時行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之時行力求罷許國與王家屏又請建儲上責之遂罷獨留家屏明年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內批力諫遂罷

先時十年上幸宮人王氏生皇長子封王氏恭妃然無寵既而貴妃鄭氏生常洵進封皇貴妃寵冠宮掖於是中外藉藉謂帝將立少有請建儲豫教

者皆不納御史陳登雲等顯斥貴妃家亦留中不下而言事者益競起兼攻執政朝著益潰裂矣獻可之得罪也給事中鍾羽正孟養浩楊其休等論救者十餘人俱得罪家屏諫不聽遂引疾上責以希名家屏言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名垂千載此固臣所希也若使臣棄名不顧阿諛取容則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亦不可為矣時上屢諭廷臣若不奏擾則當册立元子或勸家屏少留就大事家屏曰人君唯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

畏刑誅事處有濟耳遂固請歸而錫爵復入爲首輔上欲且幷封三子爲王錫爵擬旨進擧朝大譁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等抗疏力爭維京直斥錫爵患得患失將爲楊素李勣皆斥爲民錫爵亦自劾曰力請建儲曰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不讀書者又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擧族不得安矣上曰卿每奏必及貴妃何也錫爵曰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將誰疑哉臣力扞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

貴妃而後陛下戸忮於心乎上為心動二十二年
春乃命皇長子出閣講讀如東宮儀上亦嘗定封
冊期羣臣有一言輒怒命改期者屢矣由是言者
亦漸少而皇長子年二十尚未冠昏至二十九年
始以羣臣力請立為皇太子封福王時外間盛傳
上與鄭貴妃有金合之誓然莫能有明知者唯御
史錢一本嘗顯言及之上留其疏不下後竟斥為
民一本疏又比貴妃於褒姒驪姬且曰陛下預設
機穽以禦言者使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
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必

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此不可以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時言建儲事者甚衆唯一本言最切初李太后嘗問上何以不早定儲嗣上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惶恐伏地不敢起都人者内廷呼宫人之稱也上以太后故不敢遽立福王而鄭妃又忽失上意太子遂得立云然妃寵終帝世未嘗大衰而恭妃常閉別宮太子亦不得以時定省皇后王氏亦無寵給事中王德完嘗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宫抑鬱致疾阽危不自保果然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

諫不聽則子於父母之諍當昭雪辨明臣敢劾袁盎却坐之義上震怒立下詔獄拷訊除名后陛端謹調護東宮尤備至貴妃顓寵亦不為校以故宮闈之間亦未嘗有違言也時行國既罷趙志臯張位入閣時行性頗寬鄒元標魏允貞李三才皆嘗論時行貶官時行後皆擢用之世稱為長者然承張居正後欲收人心一切為簡易罷居正所行考成法會上亦漸厭事時行務承順不能有所建明於是上下恬嬉法紀不振遂養成宴安之禍一本嘗言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後數年

不勝其姑息委靡削之政自居正總後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吏部主事蔡時鼎又言時行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鑑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而貌退讓心貪競外包容中忮刻私偽萌生欲蓋彌著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徒思徼福一身不顧國禍蓋亦頗中其病云家屏性戇直錫爵素剛頗負氣國亦廉慎自守然皆不能有所展布而去錫爵嘗上疏言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今朝中議論

已成兩歧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知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而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況始於兩持終于兩敗乎又曰數年以來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前弊雖矯後議復生事數變而難覩其効人數變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又曰近來聽言之弊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曰一人而疑衆人曰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請就言論言就人論人不必逆意深求則言者無所激而氣自平

矣又曰臣等以二三寒士忝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與明斷耳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羣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羣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蹙凛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議者謂萬曆以十餘年積弊盡於此一疏云及志皐位當國上下否隔愈甚而門戶愈分詬誶四起益不暇論相業矣時行謚文定錫爵謚文肅國謚文穆家屛謚文端時昆爲御史時戚畹子

第有求舉者誣順天考官行私上怒命罪之時量極言宵人蜚語直達上前其漸不可長上責以疑君訕上家屛力救曰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察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時量竟謫官

【謹按】許國張位之爲相也史氏皆有餘議焉夫國憤丁此呂葦掞私以觝排人欲矯其枉而不得其正若被之杜塞言路之名則非其情也國嘗與魏時亮奉使東方秋毫無所汚吾東人至今稱許魏天使不黷貨而能如是乎至位之得罪以薦楊鎬禦倭也鎬雖有島山一敗是亦兵家之常耳稷山

之後實大有造于我邦我邦人至今立廟而俎豆之一時論者既不察丁應泰之誣爲史者又從而信之嗚呼是非之不出於公也久矣即我國之所可知者而皆顚倒如是其他又何盡信歟

壬辰

○二十年倭陷朝鮮遣將救之僞倭關白平秀吉分遣行長清正等由對馬島至釜山寇朝鮮入王京八道幾盡陷

平秀吉者本薩摩州人奴也驍健善用兵廢其關白而自立以兵威盡服其六十六州倭故有主僭號以天皇改元服實不與國事一決於關白謂之倭

王秀吉旣強欲由朝鮮以窺中原佯遣使講好於我及報使至答書悖慢且有一超直入大明國之語 王欲奏聞羣臣多爭之曰天朝若以我通倭爲罪奈何唯兵曹判書黃廷彧大司憲尹斗壽力言不可不奏 王曰爲人臣子聞犯上之語而安坐不言可乎遂決意奏聞時中國人有在倭者已密報其事朝廷頗疑我與倭通謀許國獨言朝鮮忠順必無是理未幾奏至羣疑始大釋時帝久不視朝及陳奏使韓應寅至御皇極殿召見慰諭甚勤聞者皆驚歎以爲近古所未有也及答倭書又

引大義痛斥之於是倭遂大舉入寇連陷釜山東萊及慶尚道諸邑東萊府使宋象賢釜山僉使鄭撥皆死之遣都巡邊使申砬禦之遇賊於忠州戰敗亦死倭遂長驅而進 王西幸平壤未幾平壤又陷 王幸義州義州北去鴨綠江五里江以北中國地也於是忠清京畿江原黃海咸鏡諸道皆太半為倭兵所蹂躪無敢有一攖其鋒者慶尚巡察使金睟等率三道兵十萬入援至龍仁見倭數十人皆大潰唯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大破倭兵於南海之露梁津盡焚其船四十餘艘自是後

連戰皆捷是後也舜臣左肩中丸猶終日督戰戰罷始令以刀尖挑出之尋又焚賊船七十艘于閑山島腥血漲海倭兵死者九千人方是時東國久無兵武備積弛舜臣獨預修戰具造龜船鋪板船上列挿錐刀蔵兵其底四圍有銃穴十四方戰則覆以編茅賊登船則掐于錐刃圍之則砲火齊發橫行如飛所向披靡以此數有功倭之入寇也使平行長入平安道清正入咸鏡道而以舟師出西與行長相應其將獻書于 王曰今水軍十萬將由西海入龍灣未審 大王龍馭自此何之及爲

舜臣所敗水路遂阻自全羅以北沿海諸邑皆免於兵得以轉漕　行在使兵食不乏而行長亦氣沮不敢獨進卒成中興之績者皆舜臣功也既而前府使高敬命判決事金千鎰起兵於全羅前提督學政趙憲起兵於忠清玄風布衣郭再祐起兵於慶尚時三道方伯皆失衆心遇賊輒潰及義兵起遠近爭赴之皆上疏通問于　行在敬命又傳檄諸道文辭激切聞者皆傳誦於是朝廷號令始復稍行于三南矣再祐素書生勇力絕倫出入賊陣馳驟如飛丸矢不能中常著紅衣號曰紅衣將

軍 王降諭罪已甚切且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竆理宜思復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又曰再祐殺賊太多而不以功自達恨予聞名之晩也令千鎰使者梁山璹持歸諭慶尚全羅兩道士民無不感泣

王又作詩示羣臣有曰痛哭龍灣月傷心鴨水風諸臣今日後尚復敢西東時士大夫分朋相攻不暇以國事爲念有西人東人之目故云方倭寇之未作也憲獨力言可憂至持斧伏闕上疏人皆以爲狂及亂作首倡起義兵以七百人擊倭于錦

山援絶力盡死之無一人退北者憲死四日而殯
張目掀髯顔色如生人封其戰地合而表之曰七
百義士塚時官軍皆後期海南縣監邊應井聞憲
死嘆曰奈何與義士約而背之使獨死乎卽提孤
軍獨進格鬪而死先是敬命亦討錦山賊與其子
因厚及從事官柳彭老等皆死之及是賊死傷亦
過當乃撤兵宵遁不敢復窺全羅人以憲功比張
睢陽云時全羅節制使權慄羅州判官李福男同
福縣監黃進金堤郡守鄭湛等連破倭兵湛力戰
死之別將權應銖破永川賊慶尚左道數十邑皆

復獲全慶尙兵馬節度使朴晉復慶州招討使李
廷馣守延安晉州牧使金時敏守晉州皆大破倭
兵於城下北評事鄭文孚大破吉州賊淸正逃歸
遂盡復咸鏡道於是倭亦有憚我心而人心始稍
稍定矣
國王出至義州請援兵部尙書石星力贊遂以宋應
昌經略軍務李如松爲總兵官救之明年如松大破
倭兵於平壤
初　王去平壤將入北道兵曹判書李恒福力爭
曰北關惟有一路窮蹙則入胡地耳請向義州以

待天兵之援乃從之未幾二王子入北者果陷于倭議者謂中朝必不肯出師請使來援必發遼東兵北兵橫暴如胡撻必重爲民害恒福與李德馨又力請乃遣德馨及鄭崑壽先後告急于朝恒福與德馨別曰兵不出索我於重穫之下無相見也德馨曰兵不出葬我於盧龍之塞不復還矣遂執手流涕而訣時遼人猶煽訛言謂我導倭入寇獨星銳意應援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恒福先已賫倭書爲驗乃出示之應暘叩膺出涕曰朝鮮替上國受兵而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耶遂歸報星大

害及崑壽見星痛哭不自勝星亦爲之出涕出兵
之議遂决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先以三千人攻平
壤不克僅以身免倭聲言西上　行在大震時二
十年七月也會星遣浙人沈惟敬假游擊號覘賊
惟敬以數騎馳入倭軍中與行長語輒投其肯綮
回啗以封貢立木於平壤西北十里外約毋得出
此而去倭亦稍戢兵以待至十二月如松率楊元
張世爵李如柏等兵四萬三千餘人渡鴨綠江如
松成樑子也是歲春寧夏賊哱拜作亂壽陽王倪
熫鎮原王仲瑄死之陝西震動如松與總督魏學

會等討之數月而平威名大著成樑高祖英本朝
鮮人也如松旣東行成樑與書曰朝鮮吾先祖鄉
也爾其勉之諸軍臨鴨綠江望見朝鮮丂峯出沒
雲海間將士揮涕而泣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
汝曹封侯地也遂以二十一年正月進攻平壤惟
敬復自倭來言行長願封貢以大同江爲界如松
怒欲斬之衆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而陰襲之
奇計也如松以爲然及攻城以倭素輕朝鮮軍令
祖承訓詭爲朝鮮裝伏西南如松自攻東南倭礮
矢如雨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倭方輕西南軍不爲

偪承訓等忽卸衣露明甲倭方大驚急分兵備禦而如松已登城矣當是時明軍中火器齊發聲震天地烟焰不可見野色參將駱尚志爲巨石所傷游擊吳惟忠中礮傷胷猶皆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又墮塹中奮躍而上將士皆力戰無不一當百尚志有勇力能舉千斤所謂駱千斤者也於是斬倭酋平秀忠等一千二百餘級獲馬二千九百餘匹賊投江氷陷死及被燒者不可勝計臭聞十餘里行長退保風月樓小城以夜半遁去副總兵查大受參將李寧等復追擊之斬三百餘

級而還是役也倭皆飢窘狼狽不能成軍議者謂使有數百人邀截則倭無遺類矣如松入平壤城先祭箕子墓然後遍酹陣亡將士如松所將有南北軍頗爭功及我 國捷奏成南北軍聞之皆啣大提學李好閔之辭也 王親詣如松謝且問所以勝如松曰北方之將用防胡法擊倭故戰不利吾用戚將軍紀效新書所以勝也 王使人以重賂購其書遂令柳成龍李德馨習用其法鍊士令訓鍊都監是也成龍時以國相爲體察方王師數萬入境國中兵食皆匱而經營策應以辦成績者成

龍及平安巡察使李元翼之力居多謹按李提督之東援也其功雖不克終平壤之捷寔大有造于我邦觀其喑啞跳盪身先衝鋒亦一時奇男子也且其所過肅然無秋毫犯我邦之人登以報其績婦人孺子至今稱李提督而不名公議之在人心者不可誣也錢謙益作東征二士錄乃盛詆其貪功冒捷至言其殺朝鮮人以僞首級實未嘗斬一倭云嗚呼何其妄也然其言皆親聞諸袁黃幕下之士而黃之子又自言其父破倭咸鏡爲東征第一功夫東征之日中國人何嘗涉咸鏡一步地

哉嗟乎以其子言其父之事而猶不憚矯誣若此
後世之爲史者又果可盡信耶
秉勝至碧𥑮蹄館遇伏幾不免如松氣大索應昌亦欲
休息使沈惟敬至倭營議封貢會倭食盡棄　王京
走據釜山惟敬同倭使來請款星亦主其議宋應昌
如松班師
如松有輕敵心不爲備猝遇伏圍數重會天久雨
騎入稻畦中不得逞一金甲倭搏如松甚急指揮
李有聲力救如松遂被殺會如松弟如梅射金甲
倭墮馬而揚元兵突圍入倭乃退而如松軍精銳

殆盡由是不復有戰意已而舉軍還平壤二月全
羅巡察使權慄大破倭兵于幸州賊勢大挫如松
又令查大受焚龍山倉積粟倭遂乏食且聞惟敬
議和乃約日棄京城而去清正亦歸我兩 王子
及所虜朝臣久之如松提兵徐行至鳥嶺賊去已
數十日矣於是朝鮮地皆復而倭猶擁兵慶尚海
邊築城掘壕設十六屯爲久留計帝遣四川副摠
兵劉綎率蜀兵五千與吳惟忠祖承訓駱尚志等
分屯星州善山居昌慶州以拒之先是屢賜犒軍
銀前後萬餘兩是歲復運山東糧十萬石以濟軍

時有議留兵令朝鮮供億者大理卿鄭繼之曰既留兵亦當轉餉奈何罷弊屬國乎乃已帝聞幸州之捷詔曰朝鮮素稱強國今其人民尚可振作朕甚嘉之大受來視戰地曰外國亦有眞將軍矣如松字子茂遼東鐵嶺衛人也東來時年纔三十餘容貌倸然軍行無所擾人皆安之既歸為遼東總兵官深入擊土蠻中伏兵力戰死謚忠烈其弟如栢如楨如樟如梅皆為總兵其孫尊祖死甲申之難明亡後如松如梅苗裔又有在朝鮮者云是歲六月倭復大舉攻晉州倡義使金千鎰等拒守九

日晝夜百餘戰殺賊甚多而外救不至全羅兵馬節度使黃進中丸死城陷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尚兵馬節度使崔慶會復讐將高從厚佐郞梁山璹等北向再拜投江而死從厚敬命子也李宗仁前後殺賊最多人莫敢近至是獨轉鬪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馬巷戰左右馳突力竭皆莫能中竟不知死處城中士女皆爭投江大約死者六七萬自倭變以來殉義之烈未有如晉城者千鎰慶會進世所稱三壯士也十月　王還京城

丙申

○二十四年遣使封秀吉爲日本國王而倭猶留兵釜山上怒下星獄論死更命邢玠總督軍務麻貴爲總兵官楊鎬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

星應昌及經略顧養謙皆主封貢而廷議多不可養謙乃欲令我國請封倭以往廷議　王以倭深讎義不可和而狡詐反覆和又必不可成屢下旨痛斥之而養謙意既堅羣臣亦力請不得已從之二十二年帝遣臨淮侯李宗誠都督僉事楊邦亨冊秀吉爲王約以倭兵盡撤然後頒誥及宗誠至倭猶遷延不肯歸屢撤熊川巨濟數陣而已宗

岐陽王文忠後也生紈袴中素怯懦在釜山歲餘
聞訛言倭欲刼詔使大懼乘夜半逃歸邦亨獨留
不去會淸正燒寨撤兵去乃以邦亨爲正使惟敬
副之入日本秀吉僞稱脚瘡不肯屈膝且不肯受
封邦亨等狼狽而還時二十四年九月也封事旣
不成且聞淸正復大擧渡海秀吉投表文又潦草
不奉正朔無人臣禮帝大怒星惟敬皆死獄中星
雖以主和敗然於我邦實有大造 王爲立廟平
壤祀星及李如松而以李如栢張世爵駱尚志楊
元配至今春秋祭之星字拱辰北直東明人也謹

按明史於石尚書楊經理皆詆之不遺餘力彼固偏黨之辭也然以尚書輕信沈惟敬力主和議爲罪固亦非無說也至以爲惟敬逮而倭嚮導絶始不得逞則是殆不如兒童之見矣惟敬固妄人也然一出而挑平壤之寇再出而撤漢陽之兵是亦不可謂無功特不能善其後耳若謂惟敬爲倭嚮導則入道蹂躪之日固未嘗有惟敬也是又孰爲之嚮導耶夫以曲見淺知懸斷於數千里之外而又以私愛憎參之以是謀國而應變又何怪時事之日非也雖然爲是說者皆當時所謂名士大夫

丁酉

也嗚呼亦可悲矣

○二十五年倭復大舉來寇鎬遣解生等邀於稷山大破之遂乘勝追至島山圍之不克生時爲副總兵

初倭將要時羅謂朝鮮人曰清正以某時出入某地可襲執也朝議信之令三道統制使李舜臣如其策舜臣曰自古未聞寇謀秘計出於敵人而可以成功者遂不行倭又縱反間謂舜臣失機遂坐逮舜臣而以元均代之是歲秋倭襲破均殺之全羅水軍節度使李億祺忠清水軍節度使崔湖皆死之乃復以舜臣爲統制使倭進陷安陰黃石山

城縣監郭趍前郡守道宗道死之遂陷南原總兵楊元僅以身免天將李新芳等及全羅兵馬節度使李福男等皆死之游擊陳愚衷在全州棄城走倭長驅至稷山鎬時在平壤聞事急馳入京城分部諸將遣生及牛伯英楊登山頗貴擺賽等邀賊於素沙坪乘其未陣而擊之大破其兵稷山去京纔百餘里人心恟懼士庶皆荷擔而立及捷報至乃定於是鎬貴皆引兵南下鎬謂　王曰願與　王偕往　王曰諾明日　王與鎬聯轡而出鎬從險道躍馬而去　王亦馳及之容色不改平日鎬

笑曰 王可與共大事矣因固請毋行 王至江
上而還鎬圍清正于島山窮蹙幾下會天大雨且
寒士卒多傷凍倭救兵又大至乃引兵退鎬東諸
將嚴頗有怨言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掩敗不奏
鎬乃罷去 王出餞于弘濟院爲之泣下 王奏
言鎬勇往直前任怨敢爲約己甚簡米糵自餘小
邦之三尺童子皆所嘆服也稷山之捷京城得全
島山之役勵氣督戰陪臣諸將皆目見而知之天
日在上豈容虛誣又曰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鎬
在則賊可滅而一朝西回軍情懈弛臣豈有私於

鎬而然哉應泰見奏大怒乃誣朝鮮奉倭正朔引倭入寇 王敎諸臣曰予嘗視世人見小人欺蔽其君枉害忠良而洪忍不出一言者不啻如犬彘予爲楊經理而死死有餘榮矣乃遣右議政李恒福等奏辨且曰賢書東來亦膺帝命再疏三疏籌度何事東征壯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使軍情疑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帝乃革應泰職而復用鎬【謹按】丁應泰前後之奏無一言非虛罔者讀月沙李文忠公辨誣之奏可知也然

戊戌

爲明史者率皆右應泰而抑楊鎬至謂稷山之役未嘗交鋒又謂鎬以朝鮮置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朝鮮人多惡者誠有是也則我東方君臣上下皇皇然惟恐其去而不憚冒讒誣之鋒以明其無辜者果何爲也嗟乎彼將謂海外人無耳目哉盖明季著述多成於東林而右應泰者多東林中人故其顚倒是非如此由是而往如王化貞之敗熊廷弼袁崇煥之死其原皆出於士大夫之喜同伐異夫所謂天下大事恐自此去者豈不信哉

○二十六年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淸正先還貴入

島山西浦劉綎奪曳橋砦橋在順天東人語呼倭爲曳故曰曳橋都督陳璘敗其援兵賊始揚帆盡去原註師自倭寇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至秀吉死禍乃息而中國始耗弊矣

先是李舜臣復爲統制使馳至閑山舟楫器械皆蕩敗無存者舜臣以小艇十三徘徊於碧波亭前洋觀者皆危之未幾遇倭船三百餘艘力戰大破之斬其渠酋馬多時於是收聳完聚軍容復一新會總兵官陳璘以舟師五百艘東下 王餞之銅雀津頭柳成龍嘆曰李舜臣軍又敗矣或問其故成龍曰璘在軍必侵奪將權縱暴軍士順之則無

厭逆之則增怒不敗何待及璘見舜臣固已心服
旣而舜臣破倭兵于古今島悉以鹵獲遺璘璘大
喜於是舜臣與璘約中國兵犯法者皆執而罪之
無不肅然聽舜臣約束者璘遺 王書曰李統制
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至是又擊賊援
兵焚其船二百餘艘追至南海縣界親犯矢石督
戰有飛丸中其胷顧左右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
璘船爲賊所圍舜臣兒子莞麾兵救之賊去璘見
舜臣船上士卒爭首級而亂大驚曰李統制死耶
及聞其卒從椅上自投於地中國兵與東人哭者

連營不絶是役也副總兵鄧子龍年七十餘力戰死舟中喪過京城　王親臨祭之倭兵旣撤邢玠率諸將西還　王命立宣武祠於京城祀玠及楊鎬天子論功以璘爲首經玠貴次之董一元又次之秀吉之死或曰朝鮮人被擄者酖之也秀吉死而子弱其國大亂行長等皆被殺而源氏復立秀吉之後蓋亡矣初連年東援羣臣多異議唯刑部侍郎呂坤上疏言朝鮮近吾肘腋倘爲倭所有將爲國家大憂請早決大計并力東征坤等不論石星罪被劾　神宗　顯皇帝不愛四海之費不憚七年

之勞以除我屬國害譬農夫于荼蓼根不鋤不止天下之至仁也或謂彼中國以事域外非計也是不然吾東方之於中國壤相比勢相維猶人有四體也今夫人手若足有瘡癧瘭疽而不肯事鍼藥曰吾不爲四體困其心可乎倭之於江浙閩廣限之以巨海不知其幾千百里也嘉靖已前無歲不被其蹂躪原野之骨不啻以百萬計使彼爲封豕長蛇狡焉環遼水而疆則天津以北可保其一日高枕乎且七年之費固不爲不多其較戊己以後遼藩之餉則亦不過什一二耳自萬曆抵今二百

餘年之間濱海之民飽食晏起施施然長孩而養耇者其誰之力也嗚呼使萬曆之際内無宮禁之費外無遼瀋之警礦治不開璫使不横雖有東援之師又孰能耗斃天下哉

己亥

○二十七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忤旨削籍按二十二年事在二十六年之後者上章自叙倭事本末而終言之也名益高與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東林書院海内聞風景附朝士亦遥相和應由是東林名大著忌者益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東林黨議自此始

東林書院在常州無錫縣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憲成上疏爭三王並封及廷推閣臣舉王家屏遂忤旨罷歸攀龍一本及薛敷教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皆常州人而又皆以建言去官乃相與講論其中號曰八君子又有于孔兼史孟麟亦常人之以言得罪者也憲成嘗曰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也故其講習之餘往往及朝政得失人物臧否而輕浮好事之徒亦頗附麗其間遂為人口實然憲成學有根柢砥礪名節所與遊亦多剛直士攻之者至謂把持郡邑

文通賂遺非其實也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也後謚端文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人也謚恭介黃宗羲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亦未嘗有標榜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

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
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
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清議者
天下之坊也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
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毅宗
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
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
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遺風餘韻也無智之
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庚子

○二十八年兩畿盜起[illegible]先是以國用大匱分遣中官開礦遍天下又增稅使

侵虐萬端言者爭之皆不省民多聚爲盜

自萬曆十年以後杭州寧夏四川廣東屢有兵變至二十年以後山東河南淮徐連歲饑荒盜賊四起皆旋即討平而貴州銅仁民楊通照及弟通燕無錫民浦郘寧化民林上元皆以衞其父母死先是中官屢請開銀礦以申時行等力爭而止及寧夏朝鮮用兵國用大匱二十五年播州楊應龍叛川蜀湖廣皆大擾至二十七年總督李化龍與東征諸將劉綎陳璘等始討平之前後凡三大征費帑金一千二百餘萬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

明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又災計臣束手無營建
策尋又以五皇子弁行冠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
百萬兩户部告匱乃遣中官聚天下積儲由是外
帑亦日耗而礦稅遂大興矣畿內開礦已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輒命中官與其人
偕往大璫小監縱橫海內奸人々假之以横索民
財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以爲下有
礦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掘人塚墓斷人手
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
而天下嗷然塗炭羣臣疏諫者以百數而户部尚

書趙世卿禮部侍郎馮琦山西巡撫魏允貞鳳陽巡撫李三才河南巡按姚思仁給事中包見捷言尤痛切三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乎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夫刼奪之斬刈之折人之產掘人之墓即在敵國讎人猶所不忍況吾祖席之赤子哉一朝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卽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又言陛下每有

徵求必曰內府置之內府果之是社稷之福也而其實不然所謂置之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箠楚之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思仁陳八大弊首言礦盜哨聚易於名亂且曰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鬭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益於存亡矣琦疏曰礦使出而天下之苦更甚于兵皇上之心雖不欲病民而羣小之心必瘠民然後方能肥已土崩瓦解亂在朝夕皇

上能無動心乎最後世卿因祖陵雨異上疏言礦稅不可不罷者六有曰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又曰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又曰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外府一空司農若掃又曰陛下試思服食宫室何事不取之民民方歡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上優答之然竟不能從又增設各省稅使

自市舶鹽茶以至魚葦油布無不置中使領稅賓
鄉僻塢米鹽雞豕亦皆有稅甚者肆爲攘敚中人
之家太半皆破民不聊生變亂蠭起時稅使遍天
下而山東陳增馬堂湖廣陳奉遼東高淮陝西梁
永雲南楊榮尤橫甚湖廣僉事馮應京獨以法裁
抑奉劾其九大罪反被誣逮治武昌民聞應京逮
相率痛哭聚數萬人圍其署捉奉黨六人于江奉
走匿楚王府不敢出應京囚服坐檻車中曉以大
義乃稍稍定上始名奉歸而應京猶下詔獄拷掠
久之始釋應京在獄四年朝夕著書不倦與荊州

推官華鈺講上静窮理之學鈺亦以答奉僕坐繫
者也應京字可大南直盱眙人也後謚恭節時山
東臨清民亦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詔捕
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
者我也勿累無辜及臨死神色不變淮嘗率家丁
三百餘張飛扁幟金鼓震天往都門外諸臣交劾
之皆不聽及在遼東失軍心未踰月而四亂始名
歸示畜馬五百匹招納亡命發歷代陵寢搜模金
玉富平知縣王正志咸寧知縣滿朝薦等發其姦
皆得罪正志死獄中榮在雲南肆杖殺殆數千人

竟爲寃民所殺投火中自餘爲民害激變者不可
勝計州縣有司爲中官所奏逮問者無慮以百數
益都知縣吳宗堯南康知府吳寶秀皆以良吏坐
抗稅使下獄幾死寶秀妻陳氏自經死太后聞之
從容爲上言始得釋惟允貞三才時與中官相抗
而兵部侍郎李頤巡撫順天布衣敝車以廉白自
勵中官憚之民亦賴以少安三才頗負經濟才而
好用機權又時通賂遺結交徧天下東林諸名士
尤推重之而彈劾亦紛起至謂大奸似忠大詐似
直一時攻東林者必先攻三才及王紹徽作點將

錄以三才爲托始天王云方陳奉之激變于楚也給事中田大益上疏極諫引夏桀瑾臺商紂寶玉爲戒又嘗上疏言陛下以礦稅之入爲裕國然内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財積不已嵩將蹈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足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至三十三年曰太學士沈鯉言始令以稅務歸有司然中使終帝世猶仍留不撤也時又以營殿採大木自川廣輸京師費累百萬刑部侍郎呂坤言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饑渴瘴

癘死者無論矣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戕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又曰今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流離日衆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潰幾百萬今採木費又幾百萬矣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又言礦稅皇店之弊及請緩刑獄開言路愼用鞭扑批

降章奏語皆痛切其終又曰今禁城之内不樂有
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
平矣不報給事中王元翰言小民怨聲徹天致天
降災方且指殿工以為名是天以回祿儆陛下陛
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亦不省然所輸木幸被中
官冒没竟不能建三殿至天啓中始成三殿之始
災也南京刑部侍郎謝杰上疏陳十規言陛下孝
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
皆不克如初不報杰持身廉嘗巡撫南贛屬吏被
薦者以賄謝却之曰賄而後薦為干戈之盜薦而後

賄衣冠之盜時以爲名言[謹按]萬曆之衰也內用
修而國計竭君子於是思張居正焉礦稅開而民
心離君子於是思申時行焉詩云於乎哀哉維今
之人不尚有舊蓋思名公也今而思張申焉於乎
眞可哀矣○二十九年天津監稅中官進大西洋
利瑪竇方物及天主女圖西洋人入中國自此始
○三十年上有疾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翌
日疾瘳寢前詔一貫惶遽繳入時太監田義爭之上
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已而持詔至義見一貫曰相
公何怯也

上始命盡撤礦稅中官釋久繫罪囚復言事得罪
諸臣官已而皆不行一貫嘗請冊太子既下詔復
令改期一貫以死爭之遂得請人頗稱之至是素
望始大損矣○是歲河州黃河竭明年鳳翔大雨
雹毀皇陵殿脊又明年雷火焚長明樓又明年大
水壞京城垣及長奉康昭四陵石梁又明年鳳陽
大風雨毀陵殿神座雷擊圜丘望燈高杆

丙午

○三十四年沈一貫素有清望後頗有失言者劾之
沈鯉自尚書時貴戚干謁多所裁抑及入閣守正不
阿至是并命致仕

先是二十二年王錫爵罷一貫與陳于陛入閣于
陛尋卒二十九年鯉及朱賡入閣鯉以官僚受上
知及為講官所陳說多契上心嘗丁憂上數問沈
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以俟之鯉為
禮部尚書失中貴意求去上徹言沈尚書不曉人
意內豎使人寄告之鯉曰禁中語非所敢聞也竟
引疾歸及入閣遇事當方爭益裁抑中官嘗與同
僚約共諫礦稅一日大雨鯉曰上多不視疏今吾
輩冒雨詣文華奏之上必訝而取閱矣及上上曰
必有急事遂啓視為心動其後又言天下名山大

川靈氣盡爲礦使所破壞恐于聖躬不利上聞之悚然始停礦鯉與一貫不相能會禮部侍郎郭正域亦以積忤一貫被劾去而妖書事又適出其書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輔臣者以朱爲國姓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置一帙上大怒命大索奸人給事中錢夢皐直攻正域以及鯉鯉與正域素善而夢皐則一貫黨也於是捕正域僕隸乳媼及所善人窮治無所得又捕妖人皦生光加以酷刑欲令引正域生光仰視夢皐大罵曰

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安引郭侍郎乎太子語近侍曰何爲欲殺吾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乃蔽罪生光而正域鯉皆得免左都御史温純嘗爲正域力辯既而大計京朝官盡黜夢皐等遂益與一貫忤致仕去由是一貫積不爲公議所與彈劾日衆乃求去鯉既爲一貫所傾而年且七十五亦曰乞休去於是李廷機于慎行葉向高俱入閣而賡爲首輔慎行尋卒歲餘賡亦卒賡淸愼無大過以與一貫同爲浙人故屢爲言者所攻然正域之謫純之去賡嘗力救之鯉字仲化河南歸德

人慎行山東東阿人于陛以勤子也終明世父子
爲宰輔者唯陳氏父子而已慎行學有源委貫穿
百家萬曆中館閣有文學者以慎行及馮琦爲首
琦字用韞山東臨朐人也官至禮部尚書屢上疏
言時弊其奏議之文明白懇摯一時少能及者鯉
諡文端慎行諡文定琦諡文敏純諡恭毅正域諡
文毅孫丕揚嘗薦天下三大賢鯉正域及呂坤也
正域嘗久爲東宮講官每講畢諸內侍出與相揖
唯正域與修撰唐文獻終始不交一言方妖書獄
急文獻爲詹事與同僚楊道賓陶望齡上見一貫

曰郭公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也一貫爵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然言者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望齡又見蹇顉棄官與正域同死未幾獄遂解正域江夏人也○是年蒙古喀爾喀諸部皆服于蒲洲○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十餘日九衢皆成巨浸車馬不通者兩月内外城及紫禁城皆壞人民溺死者不可勝數○三十六年我　宣祖薨賜謚昭敬冊第二子光海君爲王

辛亥

○三十九年大計京官王圖掌翰林院祭酒湯賓尹

屬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補賓尹及諭德顧天埈職外補紹徽時賓尹天埈名號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原註]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引去又有齊楚浙三黨[原註]齊則周永春等爲首亓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吳亮嗣等爲首而蜀人田一甲輩附之浙則姚宗文等爲首而商周祚輩附之與賓尹天埈輩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

時大小章奏悉留中不發唯言路一攻則被攻者必自引而上亦不為之分別曲直久則不得已拜疏自歸於是挾私攻擊者益無所忌而朝著清列日甚葉向高請盡下諸疏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一

人以警其餘亦不報明制以巳亥之年考察京官
吏部都察院主之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
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閒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
謂之京察以辰戌丑未之年考察外官州縣以月
計上之府府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御
史通核其屬亦具冊以報謂之外察通謂之大計
大臣自陳者去留既定給事御史又糾劾其有遺
行者謂之拾遺主察者咨訪公論廷臣往往書所
聞以投之謂之訪單士大夫以斠察典為終身之
玷一罹其中鮮有復起用者自黨議既作相攻者

必假考察以行其意被察者又肆口詆訐遂釀成水火之爭是歲被黜者率宣崑浙黨至四十五年被黜者又皆東林也而主察者俱竟以論劾去自是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是時在朝者專以分門户植黨與爲務一言異己指爲邪黨雖素有清名者亦不免給事中梅之煥上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而言官舍國事爭時局部曹舍職掌建空言天下盡爲虚文旷束縛有意振刷者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豪傑灰心庸人養拙國事將不可爲矣之煥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

者未必君子識者以爲名言時有追論張居正者
之煥曰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譎誑
之徒敢若此耶之煥字彬父湖廣麻城人也後忤
魏忠賢籍破家崇禎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屢破套寇有功復以忤溫體仁去[redacted]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理之常也世之爲君子者固少於小人
今又曰附君子者未必君子是不亦重孤君子之
勢而爲小人助乎嗚呼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固
有道焉孝悌忠實謂之君子慈惠寬厚謂之君子
力學篤行謂之君子高潔好義正直不阿謂之君

子不挾私以陷人不許人以爲直謂之君子是五者與君子同矣其他雖有不同焉不害其爲君子也後世則不然標一言之是非立一人之好惡以爲的於天下苟是之與我同也雖暴若跖蹻貪若封豕頑頓無恥怙克陰賊者不害爲君子之黨不然則皆排而外之曰非吾類也嗚呼是果孰爲孤君子之勢而累君子之道者哉嗚呼一是非好惡之不足以定君子也久矣司馬君實嘗攻韓稚圭胡康侯嘗薦秦檜其眞不失爲君子何也唯有是五者而已矣

○四十年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原註〕時書署之空六卿唯煥一人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三六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

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且雅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攻之明年罷歸

煥始為御史言官方交章請張居正起復煥獨不署名後亦數有諫爭及為吏部屢被劾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朝者晨星無幾而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又曰糾發奸邪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者舊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

才擢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此所以爲世道耳煜竟去及後再出年已七十七爲齊黨亓詩教等所引素望益損時户部尚書趙世卿兵部尚書孫瑋皆有時望福王成婚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皆力爭得減世卿又有心計酌劑贏絀軍國賴之而世卿以力推李廷機爲東林所攻瑋又爲楚之黨所攻皆拜疏自去初上大婚費纔七萬及福王婚有司進二十七萬上猶以爲少命益之至三十萬及將就封河

南詔莊田必滿四萬頃廷臣力爭乃減其半而河
南田猶不足取山東湖廣腴壤以益之為營邸第
於洛陽費二十八萬至四十二年始之國太祖成
祖時藩王皆以時來朝自天順中襄王已後遂不
復有來朝者弘治中周太后欲見其子崇王孝宗
特敕名之大臣言官以非故事交章爭之乃止及
福王之國上與貴妃皆持之大慟然終不能使之
一來朝也**謹按**父子兄弟不相見者天下之窮民
也曹魏之世猜防天屬昆弟親戚不得相問此陳
思所以有絶人道錮明時之傷也雖然猶未嘗使

爲子者不得見其父母也高皇帝崇藩王禮太過繼而有靖難高煦之變於是乎費詘於禮重疑積於變啓漫漬循習遂使天王之家永絶其父子骨肉之懽爲臣者又方以是爲不易之通誼昌言而力持之嗚呼其亦可異矣夫將以爲費耶一朝之費與父子骨肉之懽其輕重何如也苟憚其病民也則省其供億約其儀衛雖以天子之尊猶可以五年一巡於四海況藩王耶抑將爲其疑耶文皇帝與高煦宸濠皆未嘗在京師也唐之十六宅宋之諸趙或聚或散俱未聞其有異謀也嗚呼使父

子骨肉之間無故而不得保一口之權亦何有於萬乘之樂哉

甲寅

○四十二年太學士葉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爭執上必重之而言多不行上疏言天下必亂必危之道災傷寇盜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五也上不能用屢疏求去輒優旨慰留復疏曰陛下欲用臣當行臣言不用臣言留臣何益俱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始允之

初朱賡卒李廷機被劾杜門疏百二十餘上不得

命乃陛辭出都門去向高獨相數歲時上不親享
郊廟二十餘年東宮撤講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
傅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王將之國復留禮部尚
書孫愼行並力言之不得請向高亦隨事力爭屢
請補缺官罷礦稅皆不從唯許令福王之國而已
向高又言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
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
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及向
高引疾堅卧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力請去

不許又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乃令方從哲吴道
南入閣及向高去道南尋被劾從哲又獨相於是
齊楚浙三黨益熾而交攻東林旣而三黨又自相
疑貳朝事日潰亂矣廷機素廉潔遇事有執守秉
政止九月無大過失唯以與申時行沈一貫善故
爲言者所攻而去江西參政姜士昌嘗疏言王安
石亦有清名驅斥諸賢竟以禍宋意指廷機也向
高雖右東林而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故不甚見
彈劾嘗上疏極論朋黨之害曰列國分爭南北割
據之時則有南人北人某國人之名目可也今天

下一家萬姓一君而晝界分疆判若異域非但不廣抑亦不祥也人才難得大僚空乏之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户一分淸嫌四起臣實痛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紛紛攻撃之談亦淡然而無味矣大若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返爲蕩平則諸臣雖去猶爲社稷福如或務尋覆轍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朝夕此端一開此名一立雖使大有權力驅除蕩滌而遞代遞興爲禍更酷故臣常欲彌縫消弭至和調停之議而不惜也

乙卯

○四十三年張差伏誅太子居慈慶宮差持梃入前殿被執命法司按問以瘋癲具獄【原註】時東宮雖定上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脅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廷臣交章言禍生肘腋宜急剪除及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請鞫成保而給事中何士晉直攻貴妃弟國泰且侵貴妃上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太子亦懼請上速具獄無株連上乃召閣臣等責以離父子仍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若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

并責廷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上不見羣臣二十五年至是特一出以釋羣臣疑

先是奸人王曰乾入皇城放礮上疏告貴妃内侍用厭勝術詛呪太子欲立福王葉向高曰請福王之國以息羣喙及差事發舉朝皆疑貴妃上令先戮差而後鞫成保於文華門刑部侍郎張問達請付外庭會鞫而二人皆已斃矣未幾之寀士晉及諸爭梃擊案者皆以他事獲罪時亦有謂鄭妃必不令一狂徒公肆逆謀於白晝衆目之中疑之寀

誘塗搆成者其後魏忠賢竟假是以為東林罪此
所謂梃擊之案也於是攻之案等者多入閹黨而
刑部員外郎陸夢龍主事傅梅爭獄事最力後皆
殉流寇之難以忠節著○四十四年天鼓鳴是春
滿洲盧兒哈赤亦改元天命僭稱覆育列國英明皇
帝
○四十五年吳道南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湯
賓尹黨攻之肆口詆辱【原註】道南言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
官力請求去會母喪乃歸
道南為禮部侍郎以久旱上言人情鬱而不散則

杞

成旱東宮天下本久置淡閑聰明隔塞辭一也法司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辭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振救辭三也滿朝薦下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搆陷一繫數年辭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辭五也道南後謚文恪朝薦孔時皆以抗礦使得罪者也

○四十七年命熊廷弼經畧遼東建州虜漸強盛吞并諸部侵寇邊塞至是大舉入寇劉綎戰死楊鎬等敗還京師大震及廷弼至法嚴令行數月邊備大固自俺荅封貢以後邊境少事其別部據三大巢曰

河套海西松山時出沒西陲亦連爲總兵杜桐董
一元達雲蕭如薰張臣官秉忠杜文煥等所敗及
李成梁再鎮遼東年且八十耄且怠棄寬陽寬奠
等六堡遼左藩籬始撤至是蒲洲遂大熾滿洲者
本女眞種也自言有天女吞神鵲所啣朱果生子
下長白山東之布庫哩山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
哩雍順爲名及長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
亦名曰三姓地方始有蒲洲之號亦稱建州初元
之滅金也以其地分屬三部曰建州曰海西曰野
人而建州地最要害永樂中置奴兒干都司以統

之以其酋長爲指揮有賜姓李氏者至宣德中其
酋李滿住嘗爲朝鮮將魚有沼所大破間亦嘗服
屬朝鮮正統初建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野人所
殺其弟樊察逃之朝鮮後復歸建州時入爲寇成
化中靖虜將軍趙輔擣其巢大破之築撫順清河
靉陽諸堡尋以汪直搆釁廣寧開原之間騷然煩
動數年而後息嘉靖中又嘗一入擾邊然皆不久
即就撫樊察之後有名叫場者居寧古塔稱曰寧
古塔貝勒成樑攻古哷城往救之與其子塔實皆
爲成樑所殺盧兒哈赤即塔實之子也亦嘗爲成

樑所撫既長勇略絕人遂起兵以復讎為名先滅尼堪外蘭連併葉赫輝發烏喇諸部尋又乞就撫授都督賜號龍虎將軍至四十六年復反陷撫順城清河堡皆遼左門户也全遼震動中外戒嚴加天下賦二百餘萬起鎬為兵部尚書經略遼東是歲京城壕水赤京師地震茂陵災彗星逼紫微垣翌年春正月蚩尤旗出長竟天朝廷日趣鎬進兵於是分兵四道號四十七萬與朝鮮兵皆直搗建州會天大雪兵不能進而師期洩敵據險以邀之總兵官馬林杜松劉綎皆戰死李如栢敗還朝鮮

帥姜弘立降其左營將宣川府使金應河以孤軍力戰軍旣盡獨依柳樹下取大弓射虜無不應弦而倒一賊自後刺之旣死猶植立不仆其忠勇聞天下至天啓元年命應河等八十一人破格贈錄士卒戰亡者皆賜祭是役也綎連克三砦及敗猶殊死戰養子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綎常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大小數百戰威振海內及死舉朝大悚淸人亦立祠祀之云鎬以失律逮後竟坐死鎬河南商邱人綎顯之子也廷弼受命甫出關鐵嶺開原又連陷

使人往撫瀋陽皆不敢行或痛哭而返廷弼乃躬
自巡行復乘雪夜抵撫順或言其近敵廷弼曰冰
雪滿地敵不料我來也遂鼓吹而入耀兵而還時
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哭祭諸死事者招流離繕守
具分置士馬人心復固而科道彈劾者已坌起矣
是役也總兵張承廕叅將蒲世芳千總王命印死
撫順鄒儲賢張斾死清河總兵趙夢麟王宣兵備
僉事潘宗顏與松林俱死游擊喬一琦死朝鮮軍
中承廕臣之子也松桐之弟也文煥桐之子也臣
桐與一元雲皆勇敢善戰稱一時良將承廕之死

也副將頗廷相游擊梁汝貴潰圍出見主將已歿
復陷陣而死先是三十六年雲南武定賊起祿豊
知縣蘇夢暘嵩明學正龍旋吏目韋宗孝皆以拒
賊不屈死當蕎洲之強也人皆知其必為中國患
葉向高嘗疏言今日邊疆之事惟遼東最為可憂
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此酋一動勢必拱
手而授之虜矣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而聖心決
不肯發有如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皇上
守此者上不能用未幾竟如其言謹按天方援清
梟雄崛起楊鎬雖才固非其敵也然以劉綎杜松

一時之良將擁四十餘萬之衆使其謀定而後戰見可而後進亦何至一敗而不可振哉竭天下之力動天下之兵付之於閫外之將而顧使目不知兵之人遙制其柄於數千里之外進退遲速如傀儡之聽命於偃師事敗則從而罪之而遙制者不與責焉雖頗牧復生亦將如之何哉嗚呼亦可悲矣

○廷臣伏文華門請視朝不報趙煥等復上疏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上深嘿焉

遼左始警西北諸部亦動羽書日數十至上爲之
時下章奏不數月復泄泄如故廷臣屢請發礦稅
銀以給邊餉不報先是天鼓鳴給事中熊明遇言
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流星晝隕地震二十八天火
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
百四十年間未有禍于今日者因進八憂五漸三
無之說其一憂言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其三無謂
朝廷無紀綱遠方無吏治士大夫無人心也亦不
省

庚申　○四十八年秋七月上崩太子立是爲光宗皇帝

壽五十八十月葬安陵○謹按顯皇帝天姿岐嶷始立為太子時甫六歲穆宗嘗馳馬宮中帝諫曰陛下天下主何可獨騎而騁乎穆宗大奇之爲下馬自馮保張鯨得罪後中官有缺多不補司禮監唯有牌子一人東廠獄中至生青草緹騎不出都門外者數十年中外相安廷臣直言者往往有敵以下所不堪聞率優容之自成化正德已後廷杖拷訊之禍始爲之寢息嗟呼以至仁盛德如此其厚而卒不能躬聽斷振衰惰通上下之情塞貨利之源以致天下之勢土崩而不可救豈非天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四